



著曰塵揚

行印局書華清海上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出版

神州新淚痕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著 者 楊 塵 因



發 行 者 清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清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  
交通路一百三十號  
清 華 書 局

# 清華書局出版書目提要

李著	徐著	亞著	嚴著	王著	堂著	石著	枕著	傑著	傑著	枕著	李著	秋著				
還嬌記	讓婿記	新華秘記	新說部叢刊	新說部叢刊	新說部叢刊	雪鴻淚史	雙鬢記	余之妻	俠鳳奇緣	刻骨相思記	反聊齋	芙蓉孃	中國偵探談	枕亞浪墨初集	枕亞浪墨續集	天嘯殘墨
二冊	一冊	二冊	第一集	第一集	第二集			全集	全集	二冊						
一元二角	四角	一元六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八角	六角	六角	二元	一元四角	五角	四角	七角	七角	九角	八角



## 真正大廉價

本報出全四集都百餘萬  
 餘言布面金字裝璜精  
 美所載長短篇說部無  
 不首尾完全著者為  
 李涵秋許指嚴楊塵因  
 徐枕亞吳雙熱徐卓  
 俞天憤周瘦鵬吳綺  
 許席父諸君無一非當  
 今名小說家有句皆香  
 無詞不妙洵屬洋大  
 觀得未曾有惟是過  
 出版之初因成本多  
 定價稍昂未能滿數  
 閱者之意僅存二三  
 多配全者有二三行  
 部愛特不願成集者  
 貶價凡逆購四集者  
 定價對折實洋二元  
 角外埠加郵費二角  
 算尚未及成本十分  
 六七此種真廉價好  
 不買後會無期蓋此  
 以售罄為度決不再  
 也惟零購一集或二  
 者仍照原價發售不  
 通融特此關白

清華書局謹啓

社會小說 神州新淚痕卷二

譙北楊塵囚著

第二十一回 陷窮途守苦志賣文 演新劇各熱心籌款

話說辛覺、龔聽、馮世新說得很有理。暗忖：我橫豎長大閒着沒事，胡調兩篇白量當不喫力。就是不能如願，也不虧折本錢的主意。打定便向馮世新說道：你可準備做兩篇。咧。馮世新道：你若是高興，我也陪着你要幾筆。辛覺道：我何嘗不想去投機。咧。就是混不了金錢，也可以自己消閑解悶。但是報紙上的文章，我向來沒曾做過一個字。落筆就怕盡說的是外行話。況且那一看徵文啓事，只說歡迎海內諸大文豪惠賜佳章宏著，也不限定題目，也不限定體裁。咱們向什麼地方落筆呢？馮世新笑道：我看無非是雜亂欄的稿件。什麼小說、戲評、花事、諧文、筆記、無線電大小言，若說社論時評，自然有編輯先生兼任的。新聞有訪員先生專任的。果真想去投稿，應御還是做雜俎部份的文章好些。辛覺又問道：你打算做什麼文章呢？馮世新低頭想了片刻，方說道：我看咱倆組織一個投稿公司罷。暫且試辦一兩回，看能得心應手。咱們就長久做下去。總能夠謀些須生活的。眼前咱們假定先前說的那幾種，我今不說客氣話了。就

這等的文章。我却比較你熟些。如今你先擇幾種罷。其餘你若不能動筆的。全都包在我的身上。辛覺盦聽他說得很爽快。也就想了片刻。道：「花史戲評我是絕對做不出來。半個字。或者我做一篇社會小說。再做一兩種筆記。若說那些諧文無線電大小言。我看都不是什麼正路的文章。累得一頭的臭汗。也沒有絕大滋味的。」馮世新道：「偏偏你將兩種正經文章都選了去。花史戲評我也是一個門外漢。真要閉着眼珠兒瞎說。未嘗不能夠敷衍。但是我也最怕做這類文章。你說那些諧文無線電大小言等類。沒有絕大的滋味。這種理想却與我不同。要曉得咱們投稿的舉動。若是實行乃破天荒第一次的事兒。誰知咱們的大名。咧咱們文字上信用。又有什麼根柢。噴與其長篇大著。下別人的字。綫籠不如先做些小頑意兒去探一探風果能將咱們的資格造出來。再接着要長槍大斧的把要似覺穩當些。就是你一心要想先做小說。我看還是言情的比較社會的容易銷售些。辛覺盦未及答話。忽堂後攢出來一個人。悄聲笑道：「哈哈。這可被我偵探着了。馮世新辛覺盦二人都喫了一驚。掉轉頭看原來是印漢魂走近前來。他倆便截住話頭。心坎裏都有幾分不樂意。馮世新便懶懶的答道：「咱倆還有什

麼。祕。怕。你。偵。探。咧。印。漢。魂。笑。道。你。倆。不。說。我。也。聽。着。了。什。麼。花。史。什。麼。戲。評。想。必。又。是。組。織。什。麼。報。老。實。對。你。倆。先。生。說。罷。無。論。你。倆。的。筆。下。文。才。是。八。斗。是。五。車。這。花。史。戲。評。兩。種。大。文。章。須。得。讓。我。與。鐵。和。尙。出。風。頭。的。辛。覺。盪。笑。道。你。倆。既。有。這。大。的。本。領。何。不。在。各。報。館。裏。投。稿。咧。印。漢。魂。連。聲。說。道。你。再。也。莫。要。打。糊。塗。主。意。罷。他。們。都。是。有。團。體。的。如。咱。們。這。些。不。出。名。的。大。文。豪。任。你。文。章。做。出。了。一。枝。花。也。難。得。看。上。他。等。眼。角。裏。的。我。今。請。問。你。倆。一。句。實。在。話。究。竟。是。辦。報。還。是。投。稿。呢。若。要。辦。報。我。可。以。算。一。個。發。起。人。將。來。的。花。史。戲。評。我。與。鐵。和。尙。都。能。盡。純。粹。義。務。的。包。管。出。版。第。一。天。那。戲。館。裏。的。老。班。堂。子。裏。的。老。鴇。都。要。前。來。打。招。呼。或。在。還。可。以。打。他。些。須。小。主。意。按。月。混。幾。個。津。貼。費。咧。馮。世。新。聽。他。一。個。人。自。說。自。道。的。鬧。笑。也。不。是。氣。也。不。是。直。待。他。說。完。便。佯。笑。着。答。道。你。能。夠。這。等。熱。心。再。好。也。沒。有。了。不。瞞。你。說。咱。倆。是。很。想。辦。一。個。報。館。的。無。奈。經。費。上。還。莫。籌。着。一。個。銅。鈔。咧。最。好。請。你。去。籌。辦。出。版。的。時。候。咱。倆。一。定。盡。文。章。的。義。務。印。漢。魂。驟。聽。這。番。話。頓。將。週。身。的。熱。度。一。直。冷。到。脚。後。跟。半。晌。方。說。道。鬧。了。一。半。天。你。倆。還。是。客。串。空。城。計。啲。馮。世。新。道。誰。說。有。實。在。的。把。握。咧。印。漢。魂。便。轉。身。走。

出。去。辛。覺。盦。直。待。印。漢。魂。去。後。復。悄。聲。問。馮。世。新。說。道。漢。魂。他。雖。然。是。一。個。冒。火。鬼。但。是。他。說。那。投。稿。的。苦。境。却。很。有。理。的。咱。們。還。得。斟酌。些。實。行。罷。馮。世。新。笑。道。你。莫。去。聽。他。的。鬼。話。你。聽。他。這。一。番。計。劃。就。可。知。他。的。文。章。高。妙。了。如。這。等。人。做。的。文。章。也。能。賣。得。出。去。除。非。那。編。輯。先。生。是。目。不。識。丁。他。說。他。的。咱。們。還。是。辦。咱。們。的。於。是。二。人。仍。守。舊。約。當。日。各。做。了。三。條。無。線。電。一。篇。游。戲。文。分。寄。到。漢。潮。民。覺。兩。家。日。報。館。裏。次。日。清。晨。他。倆。逛。到。那。兩。家。報。社。門。首。見。門。傍。張。掛。的。當。日。報。紙。尋。到。未。版。早。見。世。新。覺。盦。兩。個。字。高。標。在。報。上。再。看。所。刊。的。文。章。一。字。未。曾。移。動。逐。句。還。加。了。許。多。套。圈。兒。最。後。又。見。有。兩。行。啓。事。說。了。許。多。傾。佩。的。話。兒。還。望。多。多。的。賜。稿。並。且。詢。問。他。倆。的。住。址。兩。種。報。上。的。啓。事。都。是。這。一。樣。的。話。兒。看。得。他。倆。只。管。撓。腦。袋。瓜。兒。心。坎。裏。麻。一。陣。癢。一。陣。說。不。出。來。是。怎。樣。的。快。樂。看。罷。馮。世。新。便。向。辛。覺。盦。說。道。如。何。我。說。印。漢。魂。的。話。兒。是。不。足。信。的。早。知。這。樁。事。兒。還。能。夠。謀。生。活。咱。們。何。必。不。尋。找。幾。個。零。花。呢。喏。今。天。我。纔。明。白。咱。們。讀。書。人。所。以。窮。得。一。輩。子。翻。不。了。身。的。就。是。害。在。一。個。懶。字。咱。們。快。些。回。去。接。着。幹。罷。二。人。得。意。洋。洋。回。寓。從。此。兩。人。閒。着。就。擲。着。一。隻。禿。筆。頭。兒。信。手。寫。去。也。不。

說長道短。大眾因他倆都是詩云子曰的書獃子。也都不去管他光陰容易。又混過一月。馮世新辛覺盒二人都暗自打算。道眼看一過了。計算咱們所投的稿兒。每人足有二三萬字。怎地兩家報社裏沒有一家酬謝呢。彼此心中都狐疑不定。一日大眾都被白素英陳月仙二人邀約去給女子自由黨籌款演一天文明義務戲。屋裏仍留着馮世新辛覺盒二人守門。印漢魂也不知與白陳兩位女士耍得有些須意見。推病不去登臺。也在機關部裏與辛馮二人厮混。無奈辛馮二人的性情都是狠冷淡。每天聽不着他倆說十句話。況且對着印漢魂越發覺得沒有話說。印漢魂自覺異常寂寞。便在廚房裏洗自己的小褂兒。消遣正洗得精神抖擻之際。忽聽有人敲門。印漢魂忙應着去開門。復見門縫裏塞進一張郵片。印漢魂接着一看原來是民覺報編輯部給辛覺盒馮世新二人的信。說請他倆到報館裏去並有要事一談。印漢魂約略瞧了一看。頓時心坎裏熱潮澎湃起來。又是歡喜。又是妬忌。便將那張郵片向懷裏一揣。翻身上樓。向着馮辛二人作了一個揖。道恭喜恭喜。今天可瞞不住我了。說時臉皮上已現出不悅之色。辛馮二人猛然聽他這般說。都一時摸不着頭腦。二人發了半晌。怔同聲問道。



咱們有什麼事兒配恭喜咧印漢魂冷笑道看你倆書獃子似的做工倒還不壞這可也是我自己不量你倆早晚就要去做大報館裏的編輯先生怎還看得上咱們這共患難的老同志喲說時便將那張郵片掏出來向辛馮二人面前一扔道這還是我扯白冤枉人麼馮世新接着那郵片與辛覺盒二人同看方纔明白馮世新便問印漢魂笑道你倒真把我嚇了一驚原來是這個頑意兒這乃是咱們投稿的申算得什麼榮耀咧印滿魂搖頭道這句話只好騙小孩兒分明說有要事相商投稿能算得要事嗎再說你們兩位先生文章雖做得比我好若沒有一兩個朋友介紹要想投上大報館的稿兒我還是不相信的急得辛馮二人有口難分辨心想若不敷衍他兩句總覺礙着同志上的情面自問有些過意不去若要向着他說實話怎奈他一味的搖頭不相信真鬧得他倆沒有法兒比時辛覺盒想若投稿第二天的報紙他曾向張萬全討了六個銅子兒每種賣了一份那詢問他倆的地址啓事還未撤去便從枕角邊找出那兩種報紙來遞給印漢魂看道老漢你真不相信這是咱倆投稿的報紙那兩家報社裏登的啓事可見咱倆並不是說假話騙小孩兒了印漢魂接着看了兩眼半响

方說道。這也真有些古怪也沒見着有一次這等啓事怎麼你倆的運氣就這等好呢。轉又說道。並非我今天還要埋怨你兩位。大哥辦這等事兒。我也不是。一個外行。如何不帶我一個頑呢。馮世新道。你那天又反對投稿。說投稿若沒有團體。是投不上的。咱們怎好再尋你去碰釘子。咧。印漢魂臉兒一紅道。那些舊話不必說了罷。我且問你。你倆的戲評是怎樣做的。花史裏可放得什麼材料呢。馮世新道。這兩種大文章。咱倆怎敢動筆呢。咱們所做的無非。是些小說雜記游戲文章。無線電大小言等類。有時也做兩篇社論。幾個時評。印漢魂聽着連連的搖擺腦袋道。這些都算不得是價值的文章。我看如今這個年頭。最能受社會歡迎的。只有戲評與花史兩種。如今說上我的文章。纔來又覺得有些手癢。明天我代你盡幾段花史戲評的義務。包管那些編輯先生分外要另眼看待呢。辛覺盒見他直貼上來。也就落得賣一個人情道。咱倆本想請你與鐵僧幫忙。因爲本月還不知他們報館裏如何的酬謝。所以不敢預約。若說到義務兩個字。那却不可的。印漢魂方轉過笑臉大喜道。咱們都是自家人。義務不義務。還不是夥在一處兒使用嗎。但是我有一句話兒。須先說明白。你倆如要請鐵和尚幫忙。我就

不。做。半。個。字。鐵。和。尙。他。曉。得。什。麼。東。西。開。口。都。說。的。是。外。行。話。尋。常。寫。一。封。家。信。還。要。夾。着。許。多。石。灰。字。加。上。幾。條。橫。核。兒。他。那。配。投。稿。呢。我。勸。你。倆。快。些。莫。要。自。己。尋。着。丟。臉。罷。他。如。今。學。會。了。幾。個。新。名。詞。那。都。是。我。教。授。的。我。豈。有。不。曉。得。他。的。分。量。咧。瞎。居。然。大。胆。敢。去。高。攀。女。學。生。我。看。白。素。英。真。是。瞎。了。一。對。眼。珠。兒。辨。不。清。白。人。的。好。歹。將。來。他。總。有。自。悔。時。候。的。說。得。怒。氣。填。膈。早。不。似。平。日。與。李。鐵。僧。交。共。莫。逆。的。形。狀。辛。馮。二。人。細。聽。他。這。番。話。的。滋。味。好。像。含。着。有。幾。分。酸。素。也。都。不。便。答。話。馮。世。新。忙。岔。開。說。了。一。會。兒。閒。話。只。見。那。赤。日。的。影。兒。如。箭。似。的。直。落。下。去。漸。漸。那。些。熱。心。盡。義。務。的。新。劇。大。家。次。第。回。寓。紛。紛。都。說。的。是。那。劇。上。的。事。如。張。萬。全。萬。國。忠。吳。天。俠。羅。寶。奎。陳。月。仙。萬。自。新。等。六。人。都。擁。在。那。間。正。樓。裏。面。團。團。圓。圓。坐。在。樓。板。上。七。嘴。八。舌。的。鬧。個。不。休。辛。覺。盦。馮。世。新。二。人。好。容。易。頭。腦。裏。清。淨。了。半。日。忽。被。這。一。陣。舌。劍。唇。槍。又。搗。得。他。神。昏。心。亂。便。借。着。湖。水。泡。茶。避。下。樓。去。了。印。漢。魂。見。李。鐵。僧。與。白。素。英。二。人。心。坎。裏。不。免。又。難。受。一。陣。幸。喜。陳。月。仙。萬。自。新。二。人。在。座。尙。可。以。解。他。幾。分。煩。惱。也。就。夥。在。大。衆。堆。裏。閒。扯。閒。搭。張。萬。全。笑。道。我。看。今。天。這。一。本。戲。演。得。真。算。是。十。全。十。美。就。是。在。他。們。舊。

舞臺排演起來也不能強勝的轉。又向萬自新稱贊道：我真佩服你，你那一場演說，我也不知從那一個字上稱贊，纔好彷彿一個字一個字送進我的耳朵，眼裏都含得有幾分又酸又辣的滋味。我若不是坐在大堂上，須要嚴守那莊嚴派的範圍，很不能大哭一場。黃國忠道：這都是尋常那些新名詞操練純熟的工夫，不然如何能臨時登臺就滔滔不絕呢？吳天俠道：豈但是演說得好，就如那騎在木驢子上面唱的那一段小調兒，真唱得又清又脆，比較謝大玉子的梨花片兒還醉人。羅寶奎笑道：不瞞你們，諸位說罷，那時我扮的是劊子手老張，坐在大堂上叫我網起來，我聽了這一段小調兒，好像兩隻手都似橡皮做的那裏網得下去。咧，萬自新道：好了，好了，你們加上我這些頂高帽子，當真要我去反串打櫻桃的小書僮麼？嘴巴裏雖然這般說，他的心坎裏早已快樂得又麻又癢，瞥眼見陳月仙悶悶的坐在一旁，便轉聲說道：平心而論，月仙與素英二人扮那兩個了鬢工夫，比我高得多，各人却有各人的好處，譬如尋春的那一場，白素英與鐵和尚調笑的那些表情，做得真浪，我看就是賈璧雲演的遺翠花也沒有他那般細膩。月仙他與我閑遊的那一段，真是從小子和的花田錯裏套出來的。

就算是缺少幾句唱工。吳天俠忙接說道：就是鐵和尚的滑稽派也真虧他做得出來。印漢魂道：只要臉皮撐得厚厚的有什麼稀奇呢？張萬全道：你是只管批評別人，若要請你上登包管就禿着嘴巴了。你說他不好，你何不去扮一個腳兒，出一出風頭呢？印漢魂頓時臉色一紅。吳天俠恐怕他倆說翻了連忙岔開道：若切實說呢？滑稽派却是比較其他各派容易做些，只要引得人發笑就算得是一等了。黃國忠道：你真要假充內行，罷如你的本領纔算一等呢？做一個四鄰之一，跟着別人出臺進臺就沒聽着你說了一句話。吳天俠也笑道：你不是四鄰之一麼？大哥莫要笑二哥，我的本領都差不多，說得大眾哄堂狂笑了一陣。印漢魂道：鬧了半天，你們到底排演的什麼戲呢？大眾都向他笑道：請你猜一猜，看新劇裏還有什麼戲劇。是騎木驢子上場的印漢魂默想了一會兒，方說道：哦，乃是刁劉氏。喲，這却是一齣改良社會的好戲。張萬全道：你也不看看是什麼人演戲，如咱們這些熱心志士不演改良社會的新劇，難道還演男盜女娼的新劇嗎？還虧你自命是一個評劇大家，怎地刁劉氏的戲情也聽不出來。可莫要罵壞那評劇大家了。印漢魂被他說得不能作聲，悶坐在一旁，翻舊報，萬自新又

轉問道那兩個書獃子躲在樓下做什麼張萬全道你再也不要說這兩位先生罷看他倆周身沒有一個銅子兒的家當脾氣倒很古怪的人多的地方他們是不能久坐的若是別人不在書本兒上說話他倆是不情願交談的還有一樁最古怪的事他倆的年紀不大也有二十多歲一見着婦人女子們臉兒就羞得赤紅想要尋着他倆說一句直比登天還難些陳月仙忙攔住道你快些不要再說罷他倆乃是孤老院裏出來的老腐敗何必再與他談心咧萬自新道這等人養着有什麼用呀我看還是想一個方法將他倆打發開去免得夾在一處討人厭不瞞你說我實在看不慣這一類的人張萬全將眉頭一皺尙未及開口印漢魂道看他倆的樣兒雖討厭文章却做得很好的萬自新道老漢你不要給他吹大氣罷如這等死了大半截的人都能做文章麼我却不敢相信吳天俠道若說做文章我看還是老漢與鐵和尚二人好些別的不說他倆做幾句無題詩真愛煞人印漢魂道這還是他倆高些現在民覺漢潮兩家報館裏還要請他去做編輯呢張萬全忙問道可是真的麼印漢魂笑道我何必撒謊咧說時便將那一張郵片與那兩份舊報拿出來大眾爭着看了兩眼都默默相覷不作一聲欲

知他等因何發忙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接郵片勢利感同人 鬧報館萍水遇至戚

話說大眾見了那張郵片並那些舊報紙裏的稿兒都不作一聲半响。萬自新方說道：這兩個怪物我却沒曾看出他的本領。我想他倆必定報館裏有一兩個熟朋友的。然而他倆既能做報紙上文章總算得是有志之士……陳月仙不待說完道：咱們今天所演的新劇何不請他倆做幾段戲評鼓吹鼓吹呢？張萬全忙答應道：這話說得不錯。我等正缺少筆墨上鼓吹的人。這是再好也沒有了。印漢魂道：你莫空高興。他倆是不會做戲評的。萬自新笑道：你少喫些乾醋罷。豈有投稿先生不會做戲評的道理。況且評新劇就與做筆記相等。又不談論什麼西皮東皮二黃三白的。只要他多說幾句好話就是好文章。何必去分別什麼內行外行呢？吳天俠、黃國忠二人也不待印漢魂分辨。便搶着走到樓梯口埋頭同嚷道：辛先生、馮先生快些請上來坐。咱們還沒給先生們道喜呢。躲在樓底下可是辦喜酒請咱們喫麼？馮世新、辛覺盒二人這時正在廚房

裏劈柴忽聽樓上一片嚷聲叫什麼辛先生馮先生頓覺詫異復聽那一番道喜的話馮世新便咕噥道這又是印漢魂那張快嘴巴說的便向樓上說道咱倆在這裏湖水請你等喫茶咧又聽樓上說道這可莫折壞了人罷怎敢驚動侯補編輯先生做火頭軍呢接着吳天俠黃國忠二人跑下樓搶着劈柴湖水逼得辛馮二人只好上樓那樓上張萬全等都擁在梯口幾乎將辛馮二人高撮起來這個也爭着叫先生那個也爭着叫先生鬧得一團鬧得他倆也不知回答什麼纔好還是張萬全說道咱們坐着談罷於是大衆這纔坐定這時萬自新陳月仙也不嫌他倆討厭都緊貼坐在他倆身傍四隻俏眼只在他倆的身上不化的打量反鬧得辛馮二人踟促不安張萬全復問他倆的原因馮世新便將向印漢魂說的話兒重述了一遍大衆這纔明白萬自新忙搶先說道並非做妹子的今天說句現成話你倆應該早走這條路了多少總得混幾個金錢還是小丕名譽多好呢如今報紙乃是代表國民的輿論新聞記者的品級是與大總統平等的你想有多大的威風我這看着別人嘔心嘔肝的投稿一年的郵票也不知冤枉了幾百分始終不見報紙上有他一個名字他等投稿還是不少灰心可見



投稿人若能在報紙上時常見他的名字，那是最榮的。陳月仙笑道：「我尋常也是很覺詫異的，別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想混一個投稿，大文豪的牌子，很不容易。如你們兩位先生下筆滔滔的大才學，若投稿必定是百發百中的，如何不走這一條路？我真是給你倆抱屈不淺。如今可好了，你倆總算得是投稿，大文豪眼見還有當主筆的希望，真是無論走到什麼所在，頂門上早刻了大文豪三個字，誰敢不尊敬呢？慢說別的就是將來自由結婚也容易得多了，不瞞你倆說，罷妹子也曾走上這條路的。無奈文學太差，將來我與自新姐姐都是要常常請教的。萬自新笑道：「我也是這般打算，還不知他們兩位先生眼珠裏可有咱們呢？說話之際，那四隻眼光只管在辛覺齋馮世新二人的臉皮上翻筋斗，很不能倒在他倆的懷裏去。沾染些須斯文氣兒，纔好無奈馮世新辛覺齋二人，都不是那些風流才子，輕薄王孫那裏消受得了。他等這般醜態，所以他倆費殺苦心的做嘴臉，總想博兩個大文豪一點歡心。誰知反似加上了他倆許多刑具，羞得他倆嘴巴裏只管不……不……不……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來。張萬全總算是他倆的救星，從旁岔開道：「別的不說，你倆果真要在報館裏辦事，咱們將來若